

課子隨筆

清心齋署

課子隨筆卷之五

儀封張又渠先生輯

後學遼東徐 桐

晉江黃貽楫

河內夏用九先生鈔

保陽李如松參訂

與曾叔祖蒿菴翁

陸隴其

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授江南嘉定知縣歸
薦補直隸靈壽知縣行取擢四川道監察御史乾隆元年追
諡清獻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六月初二到京。部例急選與大選不同。文書必自動司而轉功司。自功司而

達選司。有二十餘日之耽閣。非一日便可投供也。選司題覆。又有二月工夫。總

之補期在九月矣。初意欲改教職部中無此例。只得聽其自然。但將來做法

甚難。諸君子之期望。亦最難副。十分小心。猶或庶幾。儻得一世俗所謂美缺。

家中人切不可為喜。望太翁居常時時提醒此意。在京師自覺紛華盛麗

不能動此心。頗浩浩落落。但時一念及稚子愚蠢。未有知識。輒不能不膠擾

於中。未知近來讀書何如。姪孫意惟欲其精熟。不欲其性急。太翁可取程氏

缺上應得之錢祇有此數。世所不謂美缺也。所謂陋規。耳受者不。不過義卻之。則前。任後著名。美。恨且著。名。美。缺。

必有意外之應
酬我欲美之
自累故如辭
不可得者其
不獲祇有擇
不傷廉者取
之以爲應酬
之用餘則施
予勿自取可也

分年日程。細體古人讀書之法。使之循序漸進。勿隨世俗之見。方妙。周禮禮記。俱宜令其溫習。一季得一周。庶能記得。姪孫幼時溫書。皆一月一周也。左傳諸書。迄今猶能成誦。皆當時溫習之功。惟太翁留神館中。凡有不便。不妨直言。不比在別家也。惟有一事。意中欲望太翁之裁節者。向在家時。屢欲言之。躊躇中止。到路上思之。不言畢竟是客氣。非所以待太翁也。敢以陳之。煙之爲物。從古所無。明季始有之。吳梅邨以爲妖。見於綏寇紀略中。姪孫見今之大賢君子。無喫此者。蓋皆知其非佳物也。太翁留心正學。而嗜好偶同於流俗。何難一舉而絕之。一則見克己之勇。一則免火燭之虞。一則後學無效尤之弊。一舉而三善備焉。不識太翁不以爲妄言否。

又

姪孫教子之意與他人異。功名且當聽之於天。但必欲其爲聖賢路上人。望時時鼓舞其志氣。使知有向上一途。所讀書不必欲速。但要極熟。在京師見一二博學之士。三禮四傳爛熟胸中。滔滔滾滾。真是可愛。若讀得不熟。安能如此。此雖尙是記誦之學。然必有此根脚。然後可就上面講究。聖賢學問。未

處境不佳惟有
安分守命怨尤
則不安分不守
命矣

讀書須一字不
放過則義自出
愈溫故愈知新
若口耳淺嘗未
見其有心得也

有不由博而約者。左傳中事迹駁雜。讀時須分別王伯邪正之辨。註疏大全。此兩書缺一不可。初學雖不能盡看。幸檢其易曉者。提出指示之。庶胸中知有涇渭。冬天日短。應囑其早起。夜間則又不宜久坐。欲其務學。又不得不愛惜其精神也。聞家鄉米價甚賤。此最是喜信。季飛叔姪近況何如。晤時並希致人處境不佳。只有和平一法。怨尤之氣。減得一分。有一分受用也。

示大兒定徵

陸隴其

我雖在京。深以汝讀書爲念。非欲汝讀書取富貴。實欲汝讀書明白聖賢道理。免爲流俗之人。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己身上來。便是做人底法。如此方叫得能讀書人。若不將來身上理會。則讀書自讀書。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讀書底人。讀書必以精熟爲貴。我前見汝讀詩經禮記。皆不能成誦。聖賢經傳。與濫時文不同。豈可如此草草讀過。此皆欲速而不精之故。欲速是讀書第一大病。工夫只在綿密不閒斷。不在速也。能不閒斷。一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則刻刻做潦

讀書須此較處
世處世須引證
讀書則讀書乃
有心得處世亦
合於書理

草工夫。此終身不能成功之道也。方做舉業。雖不能不看時文。然時文只當將數十篇。看其規模格式。不必將十分全力盡用於此。若讀經讀古文。此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則時文亦自然長進。千言萬語。總之讀書。要將聖賢有用之書爲本。而勿但知有時文。要循序漸進。而勿欲速。要體貼到自身上。而勿徒視爲取功名之具。能念吾言。雖隔三千里。猶對面也。慎勿忽之。

示三兒宸徵

陸隴其

汝讀書要用心。又不可性急。熟讀精思。循序漸進。此八箇字。朱子教人讀書法也。當謹守之。又要思讀書要何用。古人教人讀書。是欲其將聖賢言語。身體力行。非欲其空讀也。凡日間一言一動。須自省察曰。此合於聖賢之言乎。不合於聖賢之言乎。苟有不合。須痛自改易。如此方是真讀書人。至若左傳一書。其中有好不好兩樣人在內。讀時須要分別。見一好人。須起愛慕底念。我必欲學他。見一不好底人。須起疾惡底念。我斷不可學他。如此方是真讀左傳底人。者便是學聖賢工夫。汝能如此。吾心方喜歡。勉之勉之。

小學諸書宜日披閱以免茅塞此心

爲學工夫須自限定否則作輟無常必無進境

又

我既在京。家中諸務。汝當留心照管。但不可以此廢讀書。求其並行不悖。惟有主一無適之法。當應事時。則一心在事上。當讀書時。則一心在書上。自不患其相妨。不可怠惰。亦不可過勞。須要得中。小學及程氏分年日程。當常置案頭。時時玩味。

又

汝到家不知作何光景。須將聖賢道理。時時放在胸中。小學及程氏日程。宜時常展玩。日間須用一二個時辰工夫。在四書上。依我看大全法。先將一節書反覆細看。看得十分明白。毫無疑了。方始及於次節。如此循序漸進。積久自然觸處貫通。此是根本工夫。不可不及早做去。次用一二個時辰。將讀過書。挨次溫習。不可專讀生書。忘却看書溫書兩事也。目前既未有師友。須自家將工夫限定。方不至悠悠過日。努力努力。然亦不可過勞。善讀書者。從容涵泳。工夫日進。而精神不疲。此又不可不知。

又

黃大四月初三日在京起身。此時必已到家。我京中光景。渠歸想已備悉。一月來亦無他事。前月終。因捐納之人紛紛。只得又上一疏。旨意甚好。然未知部議何如也。新宗師必已發牌。汝於舉業尙未能精通。待下次考亦不妨。功名遲早。自有天數。不必強求。但讀書不可不勤緊。孔子曰。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當常思此言。有便信來。須將所用工夫。一一寫寄我。然日間亦不可過勞苦。須有從容自得之樂。方是真會讀書人。誥命已領到。可對母親說聲。凡事自要立主意。不可輕聽人言。人言之是非。亦不難辨。只是以聖賢之義理爲權衡而已。汝能不爲衆楚所咻。我心方慰。念之念之。

又

我八月初已開列在外轉中。復蒙停止。目前又有試俸一局。未知作何光景。總之聽命而已。汝且不必進來。文宗幾時考嘉興。汝文章尙未能精進。且待下次考亦不妨。只要上緊讀書。不怕無功名也。我寓中日用甚窘。下半年俸銀。因靈壽上年錢糧未完罰去。此番人歸。又無一錢可寄。當待仲冬遣人歸矣。汝事事須謹慎。不可輕聽人言。將書帖到府縣中。親友不知利害者甚多。

小學字字熟讀
深思終身受益

考試爲進身之
始萬不可不守
志節湯敦甫不
受和坤關節所
以後來立朝大
節凜然

須要自家有主意。若有要緊事務。須到城中。與元旂叔祖商量。星佑此番來。一慰契闊。甚好。但我寓中清淡。不能有所加厚。甚覺歉然。惟勸其讀小學書。若平日能將小學字字熟讀深思。則可爲聖爲賢。亦可保身保家。汝當互相砥礪。人而不知小學。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彭年於中秋後到京。我亦勸其讀小學。近來愈覺此書有味也。

又

縣考一事文理稍通者。無有不取。所遺者不過十之一耳。此無論不宜干瀆。亦且不必干瀆。向來鄉紳多紛紛開薦。我所不解。汝見靈壽曾有一人來說。乎。此一節賢於我鄉風氣遠矣。且豫先要開薦。分明自處於極不通之地。少年志氣。亦不宜如此。此番汝與曹家外舅同就試。只宜聽其自然。但要用心做文字。文字若好。自無不取之理。一則可自驗己之力量。一則可見當事之公道。豈不美乎。如果落在孫山外。不過事之偶然。公道不泯。下次自然必取。但要讀書。不必以此爲慮。城中親族。有欲開薦者。可俱以我此意說知。

崇明老人記

陸隴其

鬻子之恩絕而諸
 子之能諒父為貧
 而出於心不得已
 有此孝均能
 報之所以為家
 自拔來歸為家
 易中人以興家
 立業也
 四子之孝固由
 天性之同而四
 媳來非一姓豈
 必皆賢乃爭求
 供養翁姑何其
 賢孝若此非得
 自刑于化易
 克臻此
 此所謂養志也
 此所謂順也
 庭之樂太和之
 象矣

吾家某。於九月二十六日。在洙涇周我園家。與雲間佳士王慶孫同席。慶孫
 述曾至崇明縣中。見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
 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為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力。各
 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居於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
 米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蠟。季開南北雜貨。四鋪並列。其中一間為出入之所。
 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輪一家。周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
 若一月一輪。則必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疏。復擬每日一家。周而復始。
 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疏。乃以一餐
 為率。如早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早餐季。周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
 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
 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為常。老人飯食之所。後置一廚。廚中每家
 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廚中。隨意取錢一串。即往市
 中嬉。買果餅啖之。廚中錢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閒往知交

讀史最有益古
人有讀史八面
鋒之望讀一遍
於史事自然熟
下古今目光如
炬矣

遊。或博奕。或樗蒲。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所遊家。並囑其家伴輸錢於老人。老人勝。輒踊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爲常。蓋數十年無異云。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頽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表其門曰。百年夫婦齊眉。五世兒孫繞膝。洵不誣也。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某爲予備述慶孫之言。斐然不勝景仰贊歎。因援筆而記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古今格言類編

席本楨

江蘇長洲人。世居洞庭山中。

陳眉公曰。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父師失教。專以時文課之。竟不知通鑑綱目二十一史爲何物。所以往往有攢眉讐書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資。遇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然發越。貫串治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明。以古人印證今人。以古方參治今病。則膽力自然穩實。曉暢大局面。大機括。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然宏達。

廣交實少良朋
如家有賢父兄
宜杜門下樵家
修爲吉倘得賢
友則二三知己
足矣

終日研一經或
未孕生厭最好
每日一立規程
學一經一史一
交換自書四者
倦換自生厭

聚談之害一誤
功程二生是非
三啓邪心孔子
曰羣居終日無

唐文恪公文獻戒子曰。汝等當以學問磨礪氣質。以禮法檢束身心。以良師益友爲著龜。以狹邪惡少爲鴆毒。若杜門下樵。讀書談道。即兄弟之間。亦足相師。何必妄覓交遊。每見人家子弟。不務實學。或浮慕名士。託以聯社會文。或吠聲勝流。惟恐自居不韻。棋朋酒友。丹青鐫刻之輩。達旦連宵。闋堂接席。佳穀美醞。任其咀啜。文章德業。未嘗挂齒。汝雖目之爲良朋。彼實目汝爲駭子。

陳幾亭戒子曰。精神散。無微弗敗。精神聚。無鉅弗成。散不特晏安飽食。如一日之內。既讀經。又欲繙史。又欲觀世說小品。又欲作時藝。頭頭涉獵。便色色蠶疏。此亦精神散也。後生習某經。且熟玩某經。習舉業。且專心舉業。不必以學不博才不高自愧。但去浮去雜。其成立當在高才博學者之前。異日讀一書。必得一書之力。爲一事。必奏一事之功。恃才泛濫。將貽後悔。况才短而泛濫。是少壯空努力也。與無所用心者幾希。又曰。聚談極害功程。凡年少喜談之人。都是浮浪不根。全無一點爲己意思。縱或時時發問。唯諾如流。似乎穎悟過人。鋒辯可愛。其實胸中都不領會。

所用心好行小
慧難矣哉

讀書貴善疑不
疑者必無進境
有疑者急就小
冊記之或就正
於學優之人或
查書以資攷正
或俟他時再看
觸發感悟

少年爲學須一
往直前不可少
懈有十年精進
之功大約可成
名矣若論其深
造則終身不能
盡也

再加詰問。茫如未問未答之初。此大病痛。百難一成者也。今汝輩讀書。除飲食之暇。散步少頃。將疑義各相質證。餘時則各安几席。以靜觀爲貴。以默想爲功。作文之日。俟文盡成。方可互觀。若先成者。急急携往示人。則未成者。氣散而意亂。平日披玩古今。遇有疑義疑字。特置一小冊。逐時記寫。飯畢相對。一一參考。既明了者。旋即句去。餘俟多聞廣記之士。乘便請教。如此則實實擴充進益。比相聚閒談者霄壤矣。

又曰。早成者大都一頓發憤。晚成者大都分析用功。人自十六七。頗發英慧。時筆鋒正銳。墨氣正鮮。勤觀勤作。常如臨試。大約半紀。可登作者之堂。每見士人常年優游。臨場數月。方自鞭策。迫不能及。鍛羽而還。優哉游哉。又仍故轍。如是者數科。計每科用功半年。亦總有二三載之勤劬矣。只因不併在一時。終於不熟不進。較一頓併用。愚智天淵。此說出錢龍門。切中晚成之病。吾恨聞此遲二十年。汝輩幸早聞之。詎甘明犯。況少年心不涉俗。專功最易。長而不涉俗者幾人。日涉俗而超然者。益無幾人。勞逸功半。必然之勢。望後堪懼。撫今堪惜。

創業之富翁深
悉物力艱難故
雖富裕尚不肯
改其儉樸之舊
規而其弊在於
不知畧分其有
餘以濟他人之
不足至由微賤
驟路通顯者往
往遽改舊觀驕
奢淫佚若以爲
富貴生所自來
者本身且如此
子孫加甚有不
速敗哉

父執年必長於
我本宜加敬況
爲父之友乎見

陸放翁家訓略曰。天下之事。常成於困約。而敗於奢靡。游童子時。先君諄諄爲言。太傅出入朝廷四十年。終身未嘗問產。家人有少變其舊者。輒不懌。其夫人棺纔漆四會。婚姻不求大家。晚歸魯墟。舊廬一椽不加也。楚公少時。尤苦貧。革帶敝。以繩續絕處。秦國夫人嘗作新襦。積錢累月乃得就。一日覆羹汚之。至涕泣不食。太尉與邊夫人方廩居官舟。見婦至甚喜。置酒銀器。色黑如鐵。果醢數種。酒三行而已。姑家石氏歸甯。食籠有餅。亟起辭謝曰。昏耄不省是誰生日也。左右或匿笑。楚公歎曰。吾家舊時數日乃啜羹。歲時或生日。乃食籠餅。若曹豈知耶。是時楚公見貴顯。顧以啜羹食餅爲泰。愀然歎息如此。游生晚所聞已略。然少於游者。又將不聞。而舊俗方以大壞。厭藜藿。慕膏粱。往往更以上世之事爲諱。使不聞此風。放而不還。且有陷於危辱之地。淪於市井。降於阜隸者矣。子孫戒之。尙無墮厥初。又曰。人士有與我輩行同者。雖位有貴賤。交有厚薄。汝輩見之。當極恭遜。已雖官高。亦當力請居其下。不然。則避去可也。吾少時見士子有與其父之朋舊同席。而劇談大噱者。心切惡之。故不願汝曹爲之也。

之而肆則無所
不肆矣

遇災不災亟宜
修省積德以報
天恩乃反暴殄
則天報之罰宜
矣

安吉陳棟塘曰。正德三年。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邨賴堰水大稔。州官概
申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鄉渰沒殆盡。而吾邨頗高阜。又獨稔。州官又
概申災。租又得免。於是各家狼戾屑越。戲劇宴飲。揚揚自以爲樂。余乃謂
家叔兄曰。吾邨當有奇禍。家叔兄問何也。余曰。無福消受耳。吾家與邵與
張。根基稍厚。猶或小可。彼俞費芮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家叔兄不以爲然。
未幾。邨大疫。四家男婦死無子遺。惟費氏僅存五六丁耳。家叔兄稍動念。
問吾三家畢竟何如。余曰。雖不若四家之甚。恐終有之。踰年。果陸續俱罹
回祿。噫。冒越之利。鬼神所忌。况又暴殄天物。宜其如此也。家叔兄乃又問
曰。然則世間大富大貴之家。永享安樂何與。余曰。根深福厚。勝受得起故
耳。然亦須人事善加培植。不然。將暗漸銷鑠。百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
哉。

吾鄉在太湖中。山田甚少。居人之食。俱取給於外。又多業商。不事南畝。一遇
水旱不時。玉粒價踊。便有立槁之慮。游手輩不能待斃。則結黨爲非。以致
地方不甯。其患不止在一家。崇禎辰巳。順治寅卯。余不憚竭蹶倡率。然以

倉儲之法古人多有深意今人多棄而不講一遇凶年可慮之甚竊謂地方倉儲既不能整頓則富有之家可各自爲之宜以每歲所餘之款糴穀存儲隔一二年推陳易新倘遇凶年平糶出糴此亦積德之法也

無論爲農爲工總須人人識字

義田贍族有力者宜亟爲之較之私吾子孫長得持久

上游乏粟。雖泥沙金錢。而幾若不支。信乎古人耕三餘一之法。以備凶荒。斷不可忽。余曾有積粟保安一說。奉勸里中賢士。凡商於外者。留意糴粟。蓋雜粟亦可以取利。若遇荒歲。但平糶而無取息。本既不虧。民又沾惠。兩得之道也。吾子孫居家。須節用省財。至於粟米。一年必裕。三年之儲。以防不測之患。以備賑濟之用。賑濟爲法。亦不可苟。覈實貧戶。不漏不濫。視荒大小。爲賑厚薄。敦勸好義。相助爲理。此最是積德累功第一實事。少傳王文恪公。發祥吾里。爲天下文章之冠。他於文之吳公之奇敏。宗銘施公之巍科。俱海內所推。近來肇牽車牛。易致饒洽。勤讀者寡。吾族子弟。每以家無資。失於就學。余故立義塾一區。延師備廩。俾得挾書肄業。有資性可教者。勿限年歲。引而進之。其止欲通曉方名者。亦得讀書識字。知道理。不無裨於後日之經營。吾子孫勿以廣費輟此一條。

先君最敦族誼。族有喪葬事。必助之。甚貧。則度其費而全予。昏嫁之類。助有差。嘗以文正義田爲勛。歎未能即置也。余勉繼先志。置義田二百三十畝。專以供贍族之用。高年而缺養者。養而無子者。養而有子。子幼者。幼而失

此種善良風俗
存者鮮矣而
五項之類風
乎無地不然
心人所以爲
道之憂世

義舉各由感觸
因地因時不同
如今日失業者
多莫如各城鎮
鄉多設借錢局
俾以小本經紀
各得以謀生似
各項義舉尤較

怙恃者。廢疾者。歲三給米。米三石。或二石有差。歲歉。無以不登而裁減。吾子孫世守此法。族盛則當廣置。以充予之所不及。

吾鄉風俗最爲樸茂。如人依一姓以居。至名其里巷。一也。客各有墓。清明之前。傾山掃祭。雖販夫績婦。無不拮据牲醴。展其哀痛。二也。俗多苦節。被旌之嫠。三也。藁砧久客。有數年不反者。其室能忍凍餒。無穢行。四也。土風雖悍。然性多慷慨。不類他處狙公之詐。五也。其當變革者。則亦有之。娶婦以姿豐爲知禮。女家至稱貸鬻產以遣嫁。一也。葬多煩費。塗車芻靈。已爲多事。而廣設齋堂。以讌執紼。沈湎歡呼。尤爲非禮。貧家難展此費。因循不舉。致棺纍纍在堂。二也。人子葬畢。即易吉服。無片刻之餘哀。三也。好訟。四也。蠶桑漸荒。博戲漸盛。五也。觀其美惡。以爲法戒。吾子孫可不慎乎。

凡福緣之事。在於感觸。不必作而致之。如暴屍無棺。施之或銀或木。吾夙有例矣。他如蓄藥濟病。製續惠寒。吾時行之。而未設定格。吾子孫當視力之可行。見義必爲。乃吾心也。其餘甃路成杠。放生戒殺。舉目動念。可以利濟。若四方裨僧。動鑽赫蹏。濫募填壑。與其給一人之欲。不若救百靈之生。吾

生平矢此。不爲詭隨。後人當體吾意可也。

寄兄弟書

魏世儼

字敬士伯子叔子姪季子世儼弟有敬士文集

蚤起既於衛生
有益復可展一
日爲兩日有志
之士決不肯日
高未起也

自離家後。過蚤起。晏亦不習。日上尺許。池中白蓮花。帶露薦香。領受天地平旦之氣。覺有微悟。惜吾兄弟之不共此也。因思孟子鷄鳴而起之語。其機甚危。初起時。如曉色之渾噩。舜蹠未嘗分也。總總芸芸。在天地之中。即士農工商。仁人盜賊。近而與吾執爨之傭。所謂孳孳者皆同。及念至而事殊。一氣之內。各爭其趨。出乎此。入乎彼。其機甚微。其事甚危也。而朝氣漓矣。世或奔走衣食者。或未得師友之益。皓首鑽研而自入荊棘者。或天賦下愚。未知自勉者。或疾病以廢者。吾兄弟幸生未下愚。有志於學問。有諸父前輩足以矜式。家雖少餘財。而無飢寒奔走之累。行年及壯。宜能遠於流俗。乃未能者。豈非惛惰之志多歟。然此病儼爲尤甚。常自知之。未能改也。近意欲習蚤起。醒來。望窗紙白。遂不復睡。非謂即可以已惛惰之病。蓋蚤起。得呼吸天地山川清淑之氣。又可展一日爲兩日也。